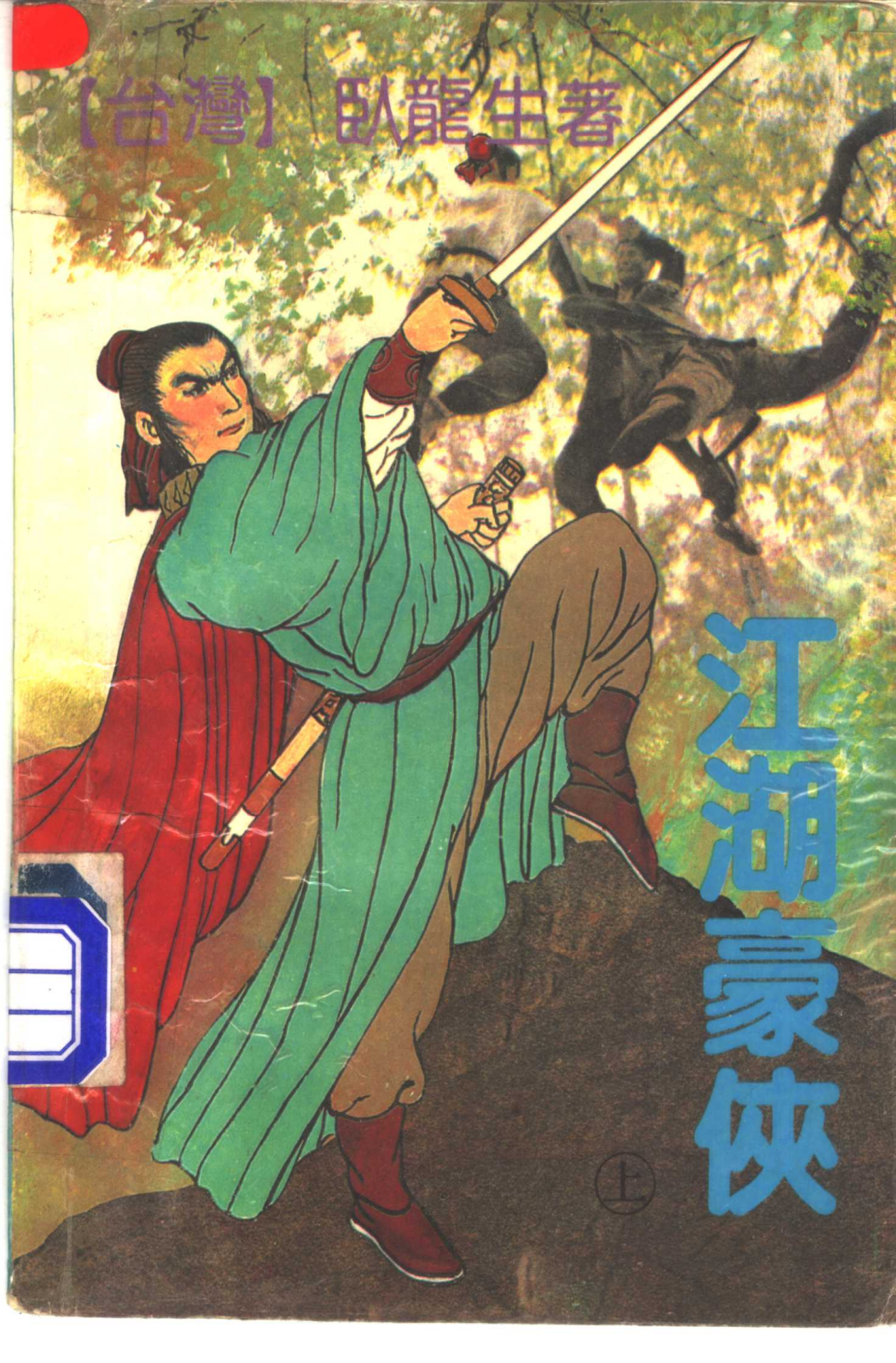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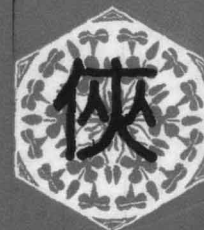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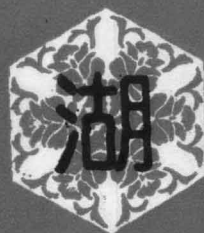
【台灣】臥龍生著

江湖豪俠

上



124.8
208-c₁



上

〔台灣〕 卧龙生 著
花城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明代正德年间，太监刘瑾与武林高手黄泉、司徒整等联成一派，弄权朝中，并与鞑靼国勾结，阴谋作反；另一武林高手七寸婆婆、上官嵩等则与兵马大元帅胡鹤图狼狈为奸，亦想独霸天下。文仪公主朱雅兰起用浪子刘三，建立第三势力，与两派抗衡，以保大明。浪子刘三得风尘侠隐张子樵指点，武功超群，大智大勇，买下缎绸庄，智取再来赌坊，降服锦衣卫头目谷大用与地头蛇冷九，建立了稳固据点。然后收服丐帮，勇夺翠云寨，北调精兵，深入大漠，智杀鞑靼国两虎将，又收三龙寨为己用。历尽艰辛，建立起庞大势力，最后在众英雄辅助下，以比武为名，把两派恶势力消灭殆尽，使大明转危为安。

作者卧龙生乃当今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，著述甚丰。本长篇着意刻画了浪子刘三等江湖豪侠的飒爽英姿、干云豪气。写打斗场面，惊天动地，扣人心弦；写儿女情长，缠绵细腻，凄婉感人。整部作品文字畅达清丽，亦庄亦谐；情节一波三折，引人入胜。

目 次

第 一 章	第三势力.....	1
第 二 章	刀子银子.....	33
第 三 章	捉曹放曹.....	71
第 四 章	挥金如土.....	102
第 五 章	山雨欲来.....	138
第 六 章	杯弓蛇影.....	172
第 七 章	深入险地.....	209
第 八 章	认贼作父.....	249
第 九 章	树不开花.....	276
第 十 章	鸟不拉屎.....	311
第十一章	七寸婆婆.....	344
第十二章	芒刺在背.....	379
第十三章	连环妙计.....	411
第十四章	笑里藏刀.....	450
第十五章	秘密武器.....	479

第一章 第三势力

大牢。

刑部的大牢。

专门禁锢死囚者的大牢内。

关着一个业已被判处死刑的犯人。

年龄不大，看上去约莫十六七岁，长相亦非十分俊美的白马王子，但却甚是粗壮、结实、聪明、慧黠，具有十足的男子魅力与野性美。

此人姓刘名三，绰号浪子，又有人尊称他为八千岁，在京城可是响叮当，叮当响的知名人士，是地头蛇、小领袖、大英雄，更是弟兄们心目中的老大。

他为人急公好义，武功高强，义之所在，不论上刀山，下油锅，保证勇往直前，面不改色。尤其重友轻财，以打抱不平为职志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纵然因而招来杀身之祸，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，是一条铁铮铮的男子汉。

此刻，这位男子汉，却惹来杀身之祸，被判了极刑。

罪名很不名誉，是强奸及杀人越货。

强奸的对象来头不小，是太原司徒世家九州一霸司徒螯的女弟子佟玲。抢劫的目标更大，是济南上官世家八荒神君上官嵩派下的一家镖局，押运之物，赫然乃是当朝老太师的门生故

旧部属等，孝敬他老人家的寿诞贺礼，多得是奇珍异玩、字画古董，价值不菲。

这等于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里拔牙。两大世家，财大势大，连皇帝老子都要礼敬三分，何况将权倾天下的老太师也扯进去，尽管浪子刘三矢口否认，奈何原告势力太大，他又举不出有力的反证来，大堂之上还是被判了砍头的重刑。

刑期既定，就待绑赴法场行刑。

然而，这小子的表现，却令人拍案叫绝。一个待决的死囚，戴着手铐脚镣，竟能处之泰然，兀自在囚房内晃来晃去，口里边还不停地哼着山歌小调，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儿。

突然，有一个蚊蚋似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。

声音虽小，却字字清晰，显然系以“千里入密”之法传来，听得清清楚楚：

“少小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小子，你现在总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吧？平时叫你痛下苦功，潜心修练，你偏不听，总以为自己是天纵奇才，一点就通，成天在外面鬼混，否则，凭我老人家这位名师，一定可以调教出高徒来，你小子若有四五分的火候，也就不至于被人生擒活捉，锒铛入狱了。”

刘三听得出来，发话者正是多年来一直和自己相依为命的那个古怪老头，闻言嗤之以鼻，亦以“千里入密”之法传言道：“哼，老头，是朋友就来救咱家出去，不然就一边歇着，少说风凉话。”

“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孺子不可教也。我老人家正是为了要救你才传言搭话。”

“老头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老地方。”

“妈的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你应该闯进大牢来才对。”

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你低估了我老人家的能耐；虽身在家中坐，照样可以助你出困脱险。”

“你有何锦囊妙计？”

“还是那句老话，痛下苦功，潜心修炼。”

“什么？刽子手马上就要砍咱家的脑袋，你还要我练武学艺？真正岂有此理，莫名其妙，倒不如天天送些好酒美食实惠些。”

“臭小子，别说丧气话，此乃救你助你的根本之道。”

“算啦，时不我予，一个行将砍头的人，何必再多此一举，没有自寻烦恼的必要。”

“有此必要，为时未晚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多一分努力，就多一分保障。”

“老头，你的意思是，要咱家在功成之后破牢而出？”

“行刑之时，更易脱身。”

“只怕明天就会被送上断头台。”

“据老夫所知，一月之内你还死不了。”

“噢，还有一个月可活，老头，你说实话，以咱家的聪明才智，一月之内能修炼到何种程度？”

“你小子筋骨奇佳，且已有相当的根基，只要肯全力以赴，当可名列武林十大高手之林。”

“我刘三向无争名之心，重要的是能否在断头台上刀下超生。”

“应可绰有余力。”

“好，老头，咱家姑且信你一次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在这个鬼地方苦上一个月。说吧，哪些本事可以救我的命，我就学那些。”

“浩然正气功、移花接木功、擒龙伏虎掌，都可以救你的

命，都要学。”

“乖乖，这么多，太麻烦啦，单学一样不成吗？”

“不行，浩然正气功乃是根本，旨在充实内力根基；移花接木功为防身所必备；擒龙伏虎掌则是致胜的利器，三者缺一不可。”

“既然缺一不可，只好照单全收。”

“小三子，所有的口诀、架式还记得吧？”

“放心，在我三岁的时候，就已经滚瓜烂熟，可以倒着背。”

“记得就好，但盼能专心一志，发奋苦练，别拿自己项上的人头开玩笑。”

“刘三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说练就练，绝无虚话，但老头若假言诓我，功力未成之前，便作了刀下之鬼，小心我到阎王老子那里去告你的状。”

“哈哈，娃儿言重了，咱们就此一言为定，一月之后，我老人家愿意在老地方煮酒以待。”

“成，果能死里逃生，咱家一定带三斤红烧狗肉回去。”

“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浪子刘三不愧为一个狠角色，自此以后，果将砍头的事抛诸脑后，就在牢房之内，痛下决心，不眠不休地练起武功来。

先练“浩然正气功”，打坐吐纳，气行四肢百骸，夜以继日，无止无休，直至三花聚顶，五气朝元，始大功告成。

次练“移花接木功”，这是一门极为深奥的玄门功夫，可以借力引力，移花接木，令出手之人自己打自己，亦可令敌人自相残杀。

最后才轮到修练“擒龙伏虎掌”。当他演练纯熟，收发自如，可将“浩然正气功”的内力，轻而易举地从掌招中发出时，已足足耗去浪子刘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。

死牢，在监狱中是贵族，独一无二，高高在上。狱卒还以为他在发神经，每日除三餐之外，只要他未曾破牢而出，也落得自在，懒得管他这头待宰的羔羊。

一掌发出，气势磅礴，手臂粗细的栅栏吱吱作响，刘三有信心可以破栅脱身，不由得对老头生出三分敬意，暗道：“嗯，看来这个糟老头还真有点远见，我浪子刘三大概死不了啦！”

然而，他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，他要等。

等待被绑赴刑场，送上断头台的那一刻。

因为刑场上没有栅栏，没有牢门，也没有高墙！

来了。

有人来了。

他认得，是刑部总捕头八臂神捕王铁汉。

王总的手里提着一个篮子，全是大鱼大肉，佳肴美酒。

哗啦啦的一声，栅门已开，王铁汉将吃食之物往地上一放，面无表情地道：“刘三，恭喜你啦！”

浪子刘三不悲反喜道：“怎么？好日子到啦？”

八臂神捕王铁汉颌首道：“多吃点，这是你最后的一顿午餐！”

刘三不欲多言，一阵狼吞虎咽，立将篮中酒菜吃个精光。

王捕头随即将他押出大牢，送进一辆铁制囚车内。

此人处事十分谨慎，亲自驾着车，扬鞭而去。

过了没多久，囚车停了下来，浪子刘三以为是到了刑场，从一个小孔望出去，原来是一个荒僻所在。

只见一条孔武有力的大汉，骑着一匹快马，来到囚车附近，从马背上扛下来一个人，送进囚车来。

奇哉怪也，如非亲眼所见，刘三绝不信天底下会有这种事。

无论身高体重，五官四肢，甚至肤发色泽，与刘三自己完全一模一样，几乎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，是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简直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。

来人又已酩酊大醉，根本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浪子刘三敲打着囚车铁壁，朗声道：“喂，此人是谁？为何与咱家如此相似？希望王总能有个明确交代。”

快马已去，囚车亦行，但闻车轮辘辘之声，八臂神捕皮鞭频挥，未置一词。

乍然，老头又以“千里入密”之法传来话语：“小子，忍一时之气，可保百年之身，未上断头台前，千万不可轻举妄动，最好装聋作哑，以不变应万变。”

“好，俺就听你的，装一次聋子，作一次哑巴，反正午时三刻一过，就可以还我自由之身。”

主意一定，浪子刘三卓然而立，果然未再有任何举措。

终于到了刑场。

日正当中，午时三刻将至。

监斩官、刽子手、衙役捕快等俱已到齐。

还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，以及刘三昔日的一帮弟兄。

可是，押赴法场的并非浪子，而是那位与他相貌酷似的家伙。

不仅相貌相同，连名字也一字不差。

可不是吗，五花大绑，还插着一块硬纸板，上面明明写着：“斩钦命要犯江洋大盗浪子刘三！”

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聪明如浪子刘三，同样莫测高深。

假浪子所过之处，引起一阵骚动。刘三的弟兄们本有劫法场的企图，可惜他们学艺不精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被衙役捕快压制住。

只有一人，异常的骁勇，身手也十分利落，是一位邈里邈遏的公子，突破重围，来到面前。

也不知是被八臂神捕的虎威所慑，还是他另有发现，在假浪子的面前打了一个转儿，便告自行退走，并未下手劫囚。

刘三看在眼里，甚觉纳闷，就他记忆所及，在自己身边的弟兄当中，并无他这一号人物，不知这位邈遏公子究系何方神圣？

假浪子已被架上断头台，验明正身后，刽子手手起刀落，咔嚓！一声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尘埃。

“哇！老大，你死得好冤好惨啊，我们知道你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”

“呜！壮志未酬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，老大，请原谅我们的无能。”

“妈的，别哭，我们要为老大收尸。呜哇！要替他办后事，大家要像一条汉子，呜哇！谁要是再哭，谁就是王八龟孙，呜哇！”

铁牛、卤蛋、小猴子等人见此情状，早已哭作一堆。小猴子的表现最绝，叫别人不要哭，他自己反而哭得最凶最厉害。

八臂神捕王铁汉折返原处，驾着囚车绝尘而去。

车行甚速，东南西北莫辨，直至夜幕深垂时分，始将马车停了下来，命浪子刘三步下囚车。

眼前是一片茂密的黑森林。

黑森林的尽头有一座山。

山上有一个庙。

王铁汉吹了一声胡哨，庙门上马上亮起一盏风灯，八臂神捕指着那盏灯笼沉声说道：

“刘三，你听清楚，灯笼里的蜡烛只有五寸长，想要活命，必须在烛火熄灭之前到达庙内。”

这话没头没脑，刘三没有听懂，答非所问：“王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傻小子是否作了在下的替死鬼？”

“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如能准时到达，就是；若是逾时未入，就非。”

“不能准时进入庙内又怎样？”

“依然难逃一死。”

“哼，砍头不过碗大的一个疤，要杀应该在断头台上下手才对，干嘛要绕这么大的一个圈儿？”

“这当然是有原因的。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

“到时自知。”

“希望王总现在就说清楚。”

“抱歉，此时言之尚早，祝你好运，再见！”

见字出口，人已跳上囚车，当即策马离去。

这时候，浪子刘三才注意到，黑森林的中央，左侧，有一棵松树被剥光了皮，上面刻着一行字；右侧，有一棵柏树，也被剥光了皮，刻着一行字，合起来正好是一副对联：

松风如涛声声悲

柏叶似花朵朵香

还有横批：请君入瓮。

弄得浪子刘三满头雾水，暗想：“搞什么鬼嘛，是那个混蛋王八拿刘爷爷寻开心？”

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当下一头便闯进黑森林。

一阵狂驰疾奔，原以为已深入百丈之遥，猛然回头一看，差点气死活人，好像在运动器材上做慢跑，跑了半天，入林尚不足十丈，只是在附近兜圈子罢了。

他乃绝顶聪明之人，知道这是别人布置好的一个图阵，心想：

“奶奶的，许是有人存心想考一下咱家的才华智慧，这点雕虫小技，还难不倒我浪子刘三。”

退回林外，仔细琢磨一下那一副对联，心念三转之后，忽有所悟。发现上联在左，写在松树上；下联在右，写在柏树上。倘若逢松向左，遇柏向右，或可长驱直入。

真是天才，加上运气，被他误打误撞摸对了路，果不其然，逢松左转，遇柏右转，顺顺坦坦地进入林木深处。

通过第一关，以为再无障碍，正自庆幸间，猛听一声断喝：“站住！”划空传来，应声从柏树梢头，泻落一条汉子，赤裸着膀臂，露出古铜色的皮肤，胸前还刺着两条张牙舞爪的龙，手提鬼头刀，挡住去路。

浪子刘三一怔神，道：“朋友，是哪一路的？”

纹龙大汉眼一瞪，吐字如刀：“绿林道上的！”

浪子刘三一抱拳，道：“哦，原来是绿林好汉，可是在此坐地称王？”

纹龙大汉嘿嘿冷笑一声，粗声大气地道：“马马虎虎，青青菜菜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啦。”

刘三一听语气不善，不禁怒从心头起，但表面上仍客客气气地道：“请大王高抬贵手，容在下借路一过。”

纹龙大汉却不吃这一套，故意舞弄一下鬼头刀，发出一串嗡嗡之声，飞扬跋扈：“抱歉，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想要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！”

浪子闻言大怒，沉脸道：“这座黑森林，是阁下的私产？”

“可以这样说。”

“林中的图阵也是你布置的？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

“可惜找错了对象，在下身无分文，你白忙啦。”

“不会白忙，有钱要钱，没钱要人，老子对烤人肉甚是偏爱。”

“朋友好大的胃口，抢钱不足，还要吃人，也不打听打听咱家是何许人物？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浪子刘三。”

“哼，小角色，充其量不过是个地头蛇，小混混罢了。”

“可知你家刘爷爷现在的身份？”

“什么身份？”

“江洋大盗、钦命要犯，一个越狱的死囚！”

“死囚又怎样？”

“死囚会玩命，会杀人放火，会不择手段。妈的，我看你是吃错了药，昏了头，咱家未向你敲一笔逃亡费用已属万幸，反而向刘爷爷讨买路钱，想是活腻了，滚一边凉快去，别自寻死路！”

话一说完，浪子刘三未再正眼瞧他一下，便即放步行去。

“杀！杀！杀！”

激怒了纹龙大汉，喊杀声中，招出如雨，“恶虎拦路”、“横扫千军”、“釜底抽薪”，鬼头刀舞得虎口生风，幻化出万道刀影，猛往浪子刘三的身上招呼。

刘三此时仍戴着手铐脚镣，攻守进退之间甚是不便，对方三招快攻下来，险象环生，差点阴沟里翻了船。

眼看纹龙大汉又扬刀攻来，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已，情急之下，发出一声狮子吼，“浩然正气功”应声而发，只听一阵金崩玉裂之声传处，手铐脚镣立告全部断裂。

“滚！滚！滚！”

刘三好快的动作，拾起铁链，将对方的鬼头刀绞住，猛一拉，便即脱手。只见他攻出一掌，“推窗望月”，纹龙大汉闷哼声中，踉跄而退，连退十几步，撞上一棵大树，终于一屁股栽坐下去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浪子刘三用右手食指擦了一下鼻子，作了一个英雄式的胜利架式，恶狠狠地吐了一口痰，骂道：

“朋友，像你这种角色，只配当瘪三，在别人身边摇旗呐喊，想坐地称王，最少还得再等八百年！”

话是这样说，他为人宽厚，不为已甚，并未再进一招半式，径自提着两条长铁链，没入林木深处。

岂料，行没三十丈，距离那寺庙尚有一段遥远的路程时，又遇上了麻烦。

来人共是两个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手执雁翎刀，身穿差服，一望即知是吃官粮的衙门捕快。

浪子刘三大吃一惊，故作视而不见状，转身向别处行去。

捕快却不肯放过他，双双一个大跨步，堵在他面前，高胖捕快大声沉喝道：“刘三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越狱而逃，识相的最好俯首就擒，免得咱们动家伙。”

浪子刘三不慌不忙地道：“两位有没有搞错，在下是被王总以‘专车’送来此地的，绝非越狱逃亡。”

矮瘦捕快语冷如冰地道：“你少臭美，我们老总岂会知法犯法，那个送你来此的狂徒是个冒牌货，明摆着是你的同路人，最好别装糊涂，爽快点，跟咱们回大牢去。”

此话一出，登令浪子刘三如坠五里雾中。

那个冒充八臂神捕王铁汉的人是谁？

竟然如此神通广大，能深入刑部大牢？

既已将人救出，为何不曾表明身份？

尤其，送自己来此作甚？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肯言讲当面，匆匆而去？

难道……

问题纷至沓来，剪不断，理还乱……

但有一点，刘三却十分清楚明白，必须摆脱捕快，尽速远走，说什么也不会再回到那个混蛋牢笼里。

乍然弹身而起，“大鹏三展翅”换“蜻蜓三点水”，接变“归鸟投林”，落脚处已在十丈以外。

然而，两名捕快的动作也不慢，仿若附身鬼魅，更似跟屁之虫，依然好端端地拦在自己面前。

刘三怒冲冲地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高胖捕快沉声道：“好说，抓你回去。”

“哼，凭你们这两个饭桶还不配。”

“配不配马上便可见分晓。”

“刘爷爷不愿滥杀无辜，奉劝两位最好趁早夹着尾巴滚。”

“当差不怕死，怕死不当差，刘三，还不快弃械受缚。”

“办不到。”

“办不到就就地正法。”

“做梦！”

“看刀！”

“接招！”

最后这两句话，系出自两名捕快之口，好暴烈的性子，话落招出，如雷似电，分从左右出击，眨眼之间，两把明晃晃的雁翎刀已近在三寸之内，显然身怀绝技，不同凡俗。

急切间，浪子刘三想起了老头的“移花接木功”，当下双手齐出，一导一引，同时飘然退出一身之地。

“移花接木功”非同小可，两名捕快窝里反自己干上了，雁翎刀不由自主地撞在一起，当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金铁交鸣，二人皆血流满面，落得个刀毁人伤，退出丈许远。

浪子刘三嘿嘿冷笑一声，嘻皮笑脸地道：“两位，歇着吧，刘爷爷失陪啦。”

余音未落，已在捕快的视线内消失。

灯仍然亮着。

距离依旧遥不可及。

根本不晓得蜡烛还有多长。

更不清楚自己的处境究竟如何。

福耶？祸耶？

生耶？死耶？

如雾中看花，莫明所以。

只好加足马力，一路狂奔，好及早到达寺内，揭开这个闷葫芦。

偏生这座黑森林广阔深远，绵延不绝，好像永远走不完，这当儿眼前又被一个湖泊挡住。

湖泊好大，少说也有百十来丈，两侧更是一望无际，延伸